

梁漱溟先生講演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CIVILIZATION AND PHILOSOPHY OF THE
ORIENT AND THE OCCIDENT

A Lecture Delivered by
LIANG SOU MING

Compiled by
CH'EN CH'ENG AND LO CH'ANG P'EI
1st ed., Jan., 1922 7th ed., March, 1926

Price: \$0.8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一年三月七版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分售處	總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者	編錄者	講演者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羅常	梁漱溟
長沙 常德 衡州 重慶 廈門 廣州 潮州 梧州 雲南 張家口 新嘉坡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昌 九江 漢口 蘭州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上海 棋盤街 中市	上海 北河南路 北首寶山路	羅常	梁漱溟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三版自序

我很感謝我這本講演錄發表後，得承許多位師友和未及識面的朋友給我以批評誨示。但惜我很少——自然不是絕沒有——能從這許多批評誨示裏，領取什麼益處或什麼啓發。我對大家的批評誨示自始至終一概沒有作答；這一半是爲大家的批評誨示好像沒有能引起我作答的興味。不過我將來會當作一次總答的。

我雖沒能從諸師友處得着啓發，但我自己則既有許多悔悟。在這許多悔悟中，此時只能提出兩箇重要地方；在這兩箇地方也只能消極的表明知悔的意思，不能積極的提出新見解。現在我分敘如後。

頭一箇重要的悔悟是在本書第四章講孔家哲學所說『中庸』是走雙的路之一段。這一段的大意是補訂上文單明孔家走一任直覺隨感而應的路還未是，而實於此一路外更有一理智揀擇的路；如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便是要從過與不及裏揀擇着走。這樣便是我所謂雙的路，原文表示此雙的路云：

(一)似可說是由乎內的，一任直覺的，直對前境的，自然流行而求中的，只是一往的；

(二)似可說是兼顧外的，兼用理智的，離開前境的，有所揀擇而求中的，一往一返的。

我從這箇見解所以隨後批評宋學明學，就說：

『宋學雖未參取佛老，却亦不甚得孔家之旨；據我所見，其失似在忽於照看外邊而專從事於內裏生活；而其從事內裏生活又取途窮理於外，於是乃更失矣。……及明代而陽明先生興，始祛窮理於外之弊而歸本直覺——他叫良知；然猶忽於照看外邊，所謂格物者實屬於照看外邊一面，如陽明所說雖救朱子之失，自己亦未爲得。』

所有前後這許多話我現在都願意取消。但我尙不能知這些話果有是處，抑全無是處。當初我說這些話時，原自猶疑未有決斷，到現在我還是猶疑未有決斷；不過當初疑其或是，現在疑其或非罷了。從前疑其或是，現在疑其或非，這自有所悟有所悔；而

我茲所痛切悔悟的實在當時不應該以未能自信的話來發表；或者發表，也要作疑詞，不應該作決定語。以決定語來發表未能自信的見解，這全出於強撐門面之意，欺弄不學的人。孔學是箇「懇切爲己」之學；懷強撐門面之意發揮懇切爲己之學，這是我現在最痛自悔悟的。所以我頭一樁先聲明取消這一段話或取消這一段話之決定語氣。

又附此聲明的，所謂雙的路一層意思我暫不能定其是非，但在本書敘釋雙的路後，所說：『像墨家的兼愛，佛家的慈悲，殆皆任情所至，不知自反，都是所謂賢者過之而不肖者的縱欲不返，也都是一任直覺的。所以必不可只走前一路，致因性之所偏而益偏，而要以「格物」「慎獨」「毋自欺」爲之先爲之本，卽是走第二路；中庸上說過慎獨才說到中和者此也。……』今則知其全是錯的。墨家的兼愛，不肖者的縱欲都不是一任直覺。我當時所懷抱「格物」的解釋，也同許多前人一樣，以自己預有的一點意思裝入「格物」一名詞之下，不是解釋格物。「慎獨」是怎麼一回事，當時並未曉得，所說自無是處；現在可以略曉得，今年在山東講演「孔家旨趣」曾經講到。至於格

物則至今不能得其解；我寧闕疑，不願隨便講。

第二箇重要的悔悟是在本書第四章末尾說：『西洋生活是直覺運用理智，中國生活是理智運用直覺，印度生活是理智運用現量』之一段。這一段的意思我雖至今沒有改動，但這一段的話不曾說妥當則我在當時已一再聲明：『這話乍看似很不通……但我為表我的意思不得不說這種拙笨不通的話……』『讀者幸善會其意，而無以詞害意。』不料我一再聲明的仍未得大家的留意，而由這一段不妥當的說話竟致許多人也跟着把『直覺』『理智』一些名詞濫用誤用，貽誤非淺；這是我書出版後，自己最歉疚難安的事。現在更鄭重聲明，所有這一段話我今願意一概取消，請大家不要引用他或討論他。

再本書第一次印於山東，第二次印於北京，第三次第四次均印於上海商務印書館；今為第五次印，而稱為三版者，蓋單就商務印書館之版而說。十一年十月漱溟記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目錄

第一章 緒論

一般人對這問題的意思——以為這問題還遠的不對——隨便持調和論的不對——以為無從研究的不對——我研究這問題的經過

第二章 如何是東方化如何是西方化(上)

我們所要求的答案——西方化問題的答案一——西方化問題的答案二——西方化問題的答案三——西方化問題的答案四——我求答案的方法——我於西方化問題的答案——答案講明的第一步——西方化的科學色彩——西方化的德莫克拉西精神——結束西方化的面目如此

第三章 如何是東方化如何是西方化(下)

答案講明的第二步——客觀說法的未是——生活的說明——人生三種問題——人生的三路向——中國文化問題——印度文化問題的提出——答案講明的第三步——答案講明的第四步——西方人精神的剖看——中國文化的略說——印度文化的略說

第四章 西洋中國印度三方哲學之比觀

三方思想情勢簡表——現量比量直覺三作用之說明——西洋哲學之情勢——羅素的意思——柏格森的意

思——印度哲學的情勢——佛教的形而上學方法——西洋印度兩方哲學之動機不同——宗教問題之研究——宗教是否必要之研究——宗教是否可能之研究——印度文明之所由產生——中國哲學之情勢——中國形而上學的大意——孔子對於生之讚美——孔子之不認定的態度——孔子之一任直覺——孔子所謂「仁」是什麼——孔家性善的理——孔子之不計較利害的態度——禮運大同說之可疑——孔子生活之樂——孔子的宗教——試說從來的中國人生活——孔子的人生——西洋人生哲學——三方生活之真解

第五章 世界未來之文化與我們今日應持的態度……………一六一

我們推論未來文化的態度——事實的變遷——經濟改正之必要——因經濟改正而致文化變遷——見解的變遷——態度的變遷——倭鏗的態度——羅素的態度——社會主義之變遷——克魯泡特金的態度——泰戈爾的態度——對世界未來文化的推測——就生活三方面推說未來文化——一般人對未來文化的誤看——世界文化三期重現說——我們現在應持的態度——我提出的態度——今日應再創講學之風——世界的態度

補遺……………一二五

時論彙錄

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一

東西文明之根本異點……………四

東西文明之比較……………一八

戰後東西文明之調和·····	二一
東西文明之評判·····	二八
新歐洲文明思潮之歸趨及基礎·····	三五
改變人生的態度·····	四一
歐遊心影錄·····	四五
屠正叔先生答論希伯來思想書·····	五五
與印度泰戈爾談話·····	五九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梁漱溟先生講演

陳政編錄
羅常培

第一章 緒論

漱溟承教育廳之約至此地講演，是很榮幸的。本來去年教育廳約過我一次，我已從上海首途，適值直皖戰爭，火車到徐州就不通行，所以我又折回去沒有得來。今年復承此約，終究得來，似乎我們今日之會並非偶然！今日在大雨的時候承大家來聽，在我對於大家的意思應當聲謝！

一般人對這問題的意思

此次預備講演的題目是「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這個題目看起來似乎很浮誇，堂皇好看，而我實在很不願意如此引導大家喜歡說浮誇門面，大而無當的話。或者等我講完之後，大家可以曉得我不是喜歡說大的堂皇的門面話。大概社會上喜歡說好聽的門面話的很多，這實在是我們所不願意的。去年將放暑假的時候，北京大學的蔡子民先生還有幾位教授都要到歐美去，教職員開歡送會。那時候我記得有幾位演說，他們所說的話大半都帶一點希望這幾位先生將中國的文化帶到歐美而將西洋文化帶回來的意思。我當時聽到他們幾位都有此種言論，於是我就問大家：「你們方纔對於蔡先生同別位先生的希望是大家所同的，但是我想知道大家所謂將中國文化帶到西方去是帶什麼東西呢？西方文化我姑且不問——而所謂中國文化究

竟何所指呢？當時的人却都沒有話回答，及至散會後，陶孟和先生同胡適之先生笑著對我說：「你所提出的問題很好，但是天氣很熱，大家不好用思想。」我舉此例就是證明大家喜歡說好聽，門面，虛偽的話。如果不曉得中國文化是什麼，又何必說他呢！如將「中國文化」當作單單是空空洞洞的名詞而毫無意義，那麼，他們所說的完全是虛偽，完全是應酬，非常無味，非常要不得！

大約兩三年來，因為所謂文化運動的原故，我們時常可以在口頭上聽到，或在筆墨上看到「東西文化」這類名詞。但是雖然人人說的很濫而大家究竟有沒有實在的觀念呢？據我們看來，大家實在不曉得東西文化是何物，僅僅順口去說罷了。大約自從杜威來到北京，常說東西文化應當調和，他對於北京大學勉勵的話，也是如此。後來羅素從歐洲來，本來他自己對於西方文化很有反感，所以難免說中國文化如何的好。因此常有東西文化的口頭說法在社會上流行。但是對於東西文化這個名詞雖說的很濫，而實際上全不留意所謂東方化所謂西方化究竟是何物？此兩種文化是否像大家所想像的有一樣的價值，將來會成爲一種調和呢？後來梁任公從歐洲回來，也很聽到西洋人對於西洋文化反感的結果，對於中國文化有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種羨慕。所以梁任公在他所作的「歐遊心影錄」裏面也說到東西文化融合的話。於是大家都傳染了一個意思，覺得東西文化一定會要調和的，而所期望的未來文化就是東西文化調和的產物。但是這種事業很大，總須俟諸將來，此刻我們是無從研究起的！

我當初研究這個問題是在民國六七年的時候。那時我很苦於沒有人將東西文化並提著說，也沒有人著

以為這問題還遠的不對

眼到此地，以為如果有人說，就可以引起人研究，但是現在看來，雖然有人說而仍舊並沒有人研究，在我研究的時候，很有朋友勸我，說這個問題範圍太廣，無從著手，如張崧年先生屠孝實先生都有此意。然而在我覺得上面所述的三個意思都是不對的。第一個意思，沒有說出東西文化所以調和之道而斷定其結果為調和，是全然不對的。第二個意思，覺得此問題很大，可以俟諸將來，也非常不對；因為這個問題並非很遠的事情，雖然我們也曉得這件事的成功要在未來，而問題却是目前很急迫問題！我們從此開始作起，或者纔有解決——他們所說的調和我們現在姑且說作解決——之一日。所以這種事業雖遠，而這個問題却不遠的。第三個意思，以為問題範圍太大，如哲學，政治制度，社會習慣，學術，文藝，以及起居，物質生活，凡是一民族生活的種種方面都在研究的範圍之內，恐怕無從著手；這個意思也不對，實在並非沒有方法研究。我們上來所述僅僅指出這三個意思的不對，以下再說這三個意思為什麼不對。

第一，我們先說這個問題是很急迫的問題，並非是很遠的問題，可以俟諸將來再解決的。我們現在放開眼去看，所謂東西文化的問題，現在是怎樣情形呢？我們所看見的幾乎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歐美等國完全是西方化的領域，固然不須說了。就是東方各國，凡能領受接納西方化而又能運用的，方能使他的民族國家站得住；凡來不及領受接納西方化的即被西方化的強力所佔領。前一種的國家，例如日本，因為領受接納西方化，故能維持其國家之存在，並且能很強勝的立在上世界上；後一種的國家，例如印度，朝鮮，安南，緬甸，都是沒有來得及去採用西方化，結果遂為西方化的強力所佔領。而唯一東方化發源地的中國也為西方化所

壓迫，差不多西方化撞進門來已竟好幾十年，使承受東方化很久的中國人，也不能不改變生活，採用西方化。幾乎我們現在的生活，無論精神方面，社會方面，和物質方面，都充滿了西方化，這是無法否認的。所以這個問題的現狀，並非東方化與西方化對壘的戰爭，完全是西方化對於東方化絕對的勝利，絕對的壓服！這個問題此刻要問：東方化究竟能否存在？

再其次，我們來看承受東方化最久，浸潤於東方化最深的中國國民對於西方化的壓迫歷來是用怎樣的方法去對付呢？西方化對於這塊土地發展的步驟是怎樣呢？據我們所觀察，中國自從明朝徐光啓翻譯幾何原本，李之藻翻譯談天，西方化才輸入到中國來。這類學問本來完全是理智方面的東西，而中國人對於理智方面很少糊塗，所以對於這類學問的輸入並不發生衝突。直到清康熙時西方的天文，數學輸入亦還是如此。後來到咸同年間，因西方化的輸入，大家看見西洋火礮，鐵甲，聲光，電的奇妙，因為此種是中國所不會的，我們不可不採取他的長處，將此種學來。此時對於西方化的態度亦僅此而已。所以那時曾文正李文忠等創辦上海製造局，在製造局內譯書，在北洋練海軍，馬尾辦船政。這種態度差不多有幾十年之久，直到光緒二十幾年仍是如此。所以這時代名臣的奏議，通人的著作，書院的文課，考試的闈墨以及所謂時務書一類，都想將西洋這種東西搬到中國來，這時候全然沒有留意西洋這些東西並非憑空來的，却有他們的來源。他們的來源，就是西方的根本文化。有西方的根本文化，纔產生西洋火礮，鐵甲，聲光，電這些東西；這些東西對於東方從來的文化是不相容的。他們全然沒有留意此點，以為西洋這些東西好像一個瓜，我們僅將瓜蔓截斷，就可以搬

過來！如此的輕輕一改變，不單這些東西搬不過來，並且使中國舊有文化的步驟也全亂了！我方纔說這些東西與東方從來的文化是不相容的，他們本來沒有見到文化的問題，僅祇看見外面的結果，以為將此種結果調換改動，中國就可以富強，而不知道全不成功的！及至甲午之役，海軍全體覆沒，於是大家始曉得火礮，鐵甲，聲光，電，不是如此可以拿過來的，這些東西後面還有根本的東西，乃提倡廢科舉，興學校，建鐵路，辦實業。此種思想盛行於當時，於是有戊戌之變法，不成而繼之以庚子的事變，於是變法的聲更盛。這種運動的結果，科舉廢，學校興，大家又逐漸著意到政治制度上面，以為西方化之所以為西方化，不單在辦實業興學校，而在西洋的立憲制度代議制度，於是大家又羣趨於政治制度一方面，所以有立憲論與革命論兩派。在主張立憲論的以為假使我們的主張可以實現，則對於西洋文化的規模就完全有了，而可以同日本一樣，變成很強盛的國家。——革命論的意思也是如此。這時的態度既著旨在政治制度一點，所以革命論家奔走革命，立憲論家請求開國會，設諮議局，預備立憲。後來的結果，立憲論的主張逐漸實現，而革命論的主張也在辛亥年成功。此種政治的改革雖然不能說將西方的政治制度當真採用，而確是一個改變；此時所用的政體決非中國固有的政治制度。但是這種改革的結果，西洋的政治制度實際上仍不能在中國實現，雖然革命有十年之久，而因為中國人不會運用，所以這種政治制度始終沒有安設在中國。於是大家乃有更進一步的覺悟，以為政治的改革仍是枝葉，還有更根本的問題在後頭。假使不從更根本的地方作起，則所有種種作法都是不中用的，乃至所有西洋文化都不能領受接納的。此種覺悟的時期很難顯明的劃分出來，而稍微顯著的一點，不能不算

新青年陳獨秀他們幾位先生。他們的意思。要將種種枝葉拋開。直截了當。去求最後的根本。所謂根本。就是整個的西方文化。——是整個文化。不相同的問題。如果單採用此種政治制度是不成功的。須根本的通盤換過才可。而最根本的就是倫理思想——人生哲學——所以陳先生在他所作的「吾人之最後覺悟」文中以爲種種改革通用不著。現在覺得最根本的在倫理思想。對此種根本所在不能改革。則所有改革皆無效。用了這時才發現了西方化的根本的所在。中國不單火礮。鐵甲。聲光。化。電。政治制度不及西方。乃至道德都不對的。這是兩問題接觸最後不能不問到的一點。我們也不能不歎服陳先生頭腦的明利。因爲大家對於兩種文化的不同都容易麻糊。而陳先生很能認清其不同。並且見到西方化是整個的東西。不能枝枝節節零碎來看。這時候因爲有此種覺悟。大家提倡此時最應做的莫過於思想之改革——文化運動。經他們幾位提倡了四五年。將風氣開闢。於是大家都以爲現在最要緊的是思想之改革——文化運動——不是政治的問題。我們看見當時最注重政治問題的如梁任公一輩人。到此刻大家都棄掉了政治的生涯。而趨重學術思想的改革方面。如梁任公林宗孟等所組織的新學會的宣言書。實在是我們很好的參證的材料。足以證明大家對於西方文化態度的改變！

到了此時。已然問到兩文化最後的根本了。現在對於東西文化的問題。差不多是要問：西方化對於東方化。是否要連根拔掉？中國人對於西方化的輸入。態度逐漸變遷。東方化對於西方化步步的退讓。西方化對於東方化節節的斬伐。到了最後的問題。是已將枝葉去掉。要向咽喉處去著刀。而將中國化根本打倒。我們很歡迎。

此種問題，因為從前枝枝節節的做去，實在徒勞無功。此時問到根本，正是要下解決的時候，非有此種解決，中國民族不會打出一條活路來。所以此種問題並非遠大事業，是明明對於中國人逼著討一個解決！中國人是否要將中國化連根的拋棄？本來承受東方化的民族不祇一個，却是日本人很早就採用西方化，所以此刻對此問題並不成問題；而印度、安南、朝鮮、緬甸，皆為西方化之強力所佔領，對於此問題也不十分急迫，因為他們國家的生活是由別人指揮着去做。現在中國，無論如何還算是在很困難的境遇裏自己可以自謀——對於自己的生活要自己作主。因為要自謀的原故，所以對於政治採用某種文化採用某種還要自決。所以別的民族不感受東西文化問題的急迫，而單單對中國人逼討一個解決！可見這個問題在中國不是遠的問題而是很急迫的問題了。

照以上所說，東方化與西方化之接觸，逐漸問到最後的根本；對付的態度起先是枝枝節節的，而此刻曉得要從根本上下解決。此種從根本上下解決的意思，從前很少有人談及。前三四年祇看見我的朋友李守常先生作了一篇「東西文明之根本異點」的文章。他在這篇文章裏面，大要以為東方文明之根本精神在靜，西方文明之根本精神在動——而他說：

「苟不將靜止的精神根本的掃蕩，或將物質的生活一切屏絕，長此沈延在此矛盾現象中以為生活，其結果必蹈於自殺，蓋以半死不活之人駕行飛艇，使發昏帶醉之人御摩托車，人固死於艇車之下，車亦毀於其人之手。以英雄政治賢人政治之理想施行民主政治，以肅靜無譁唯諾一致之心理希望代議政治，以萬

世一系一成不變之觀念運用自由憲法，其國之政治固以阨隕不寧，此種政治之妙用亦必毀於若而國中。總之守靜的態度持靜的觀念，以臨動的生活，必至人身與器物，國家與制度都歸於粉碎，世間最可怖之事莫過於斯矣。」

李先生的話說的很痛快！他很覺得東西文化根本之不同，如果做中國式的生活就須完全做中國式的生

活；如果做西方式的生活就須完全做西方式的生活；矛盾的現象是不能行，並且非常可怕的。所以這個問題並不是很遠而可以俟諸未來的問題，確是很急迫而單單對於中國人逼討一個解決的問題。我們處在此種形勢之下逼迫得很緊，實在無從閃避，應當從速謀應付的方法。應付的方法大約不外三條路：

(一) 倘然東方化與西方化果真不並立而又無可通，到今日要絕其根株，那麼，我們須要自覺的如何澈底的改革，趕快應付上去，不要與東方化同歸於盡；

(二) 倘然東方化受西方化的壓迫不足慮，東方化確要翻身的，那麼，與今日之局面如何求其通，亦須有真實的解決積極的做去，不要作夢發呆致傾覆；

(三) 倘然東方化與西方化果有調和融通之道，那也一定不是現在這種「參用西法」可以算數的，須要趕快有個清楚明白的解決，好打開一條活路，決不能有疲緩的態度。

這三條路究竟那一條路對，我們不得而知，而無論開闢出那條路來，我們非有根本的解決不成，決非含糊混可以過去的。李君的話我們看去實在很對，我們歷年所以不能使所採用的西方化的政治制度實際的